

南朝的诗人大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小清新”的，清水芙蓉，不作雕饰，喜欢写山水田园，偶尔还带点哲思地讨论下人生，比如陶渊明和谢灵运；一种是“重口味”的，讲究辞采华丽，音节婉转，爱好写艳情和女人，部分还涉及到身体，比如萧氏父子等等。按照传统文学史的观点，总是前一种诗人情调高雅，代表了南朝的最高水准，而后一种诗人趣味低级，成就有限，甚至不屑于谈及。其实，写艳情的未必就比写山水的境界要小，人家不过是敢把真心话说出来而已。我倒觉得，南朝诗歌里面，写得最好的，恰恰是那些“重口味”诗人的“小清新”之作。

南朝诗歌里面，最为“臭名昭著”的莫过于“宫体诗”，而开此“重口之绝唱”的，正是梁简文帝萧纲。萧纲为梁武帝第三子，他的长兄便是主持编纂《文选》的昭明太子萧统，由于统早死，次兄萧综又叛国投敌，萧纲得以依序被立为太子，入主东宫，其本人好做艳诗，后人评价“清辞巧制，止乎礼义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房之内”，“宫体”之名由此得来。当然，不少学者分析，这是有人瞄准了太子的位子，故意“黑”他，其背后的水很深。平心而论，萧纲的宫体诗并没有严重的道德问题，写得也不差。比如被视为宫体典范的《咏内人昼眠》，描写自己老婆的迷人睡态，如同现今微博上晒幸福，并无不妥。况且，末尾还说“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可谓满满都是爱，放到现在，不是新好男人的代表吗？

萧纲有一首“小清新”的作品，叫做《夜望单飞雁》：“天霜河白夜星稀，一雁声嘶何处归。早知半路应相失，不如从来本独飞。”这首诗明白如话，道出了人人皆知的道理，“早知半路应相失，不如从来本独飞”，有一种无奈的悲凉。就好比言情小说中，落魄的男主对痴情的女主说，“我们终究是不会有结果的，你又何苦非要跟我在一起？”然而，现实往往是，明明知道没有结

重口味诗人的小清新

钟菡

果，却仍然忍不住去开始，想来令人唏嘘。江淹《别赋》里有个另类的比喻，叫做“心折骨惊”，或可形容对此诗的观感。

若论起赠别诗的经典，大概都会想到唐代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说到这里，南朝的沈约大概要“笑而不语”了。按现在流行的说法，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恐怕应向沈约的《别范安成》“致敬”。诗云：“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五言相较七言，更显浑朴，王诗尚有“客舍青青柳色新”这般略带“矫情”的写景，而沈约这首诗可谓无一字雕琢，全是“掏心掏肺”的话。如果说王维诗的“泪点”在最后一句，我读沈诗时，第一句就要哭了，而到了“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时，已是泣不成声。

值得一提的是，这最末一句还用了典故，说的是战国时张敏和高惠是好朋友，两人分别后，张敏因思念高惠，做梦去寻他，途中却迷失了道路。但即便不知道这个典故，也不影响对内容的理解，这是用典的最高境界。沈约曾提出作诗“三易”的原则，其中之一就是“用事易”，可谓身体力行。若将沈约归入“重口味”诗人，大约有些冤，但其诗作中也有不少“擦边球”，像是“忆眠时，人眠强未眠。解罗不待劝，就枕更须牵。复恐傍人见，娇羞在烛前。”纵然打了马赛克，仍难掩香艳。

曾在地铁广告里把小女孩吓哭的女歌手吴莫愁，卸了妆也未尝不清新可人。但艳辞丽藻改做清新语，并非“无妆”，而是“裸妆”。沈约曾提出作诗应避“八病”，对声律考究到近乎变态，而萧纲的《夜望单飞雁》平仄上已经与唐人绝句十分接近。“重口味”诗人是写作题材有限，原本玩的就是技巧，他们是写一且去铅华，尤显自然流丽之美，看似不着痕迹，其实别有用心。而其对声律探索的努力，也开启了日后唐诗的辉煌。

曹雪芹在《红楼梦》用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描述了众多的寿宴、省亲宴、接风宴、诗宴、灯谜宴、合欢宴、梅花宴、海棠宴、螃蟹宴，等等。

近来，有一餐厅借这部巨著的名声推出了红楼梦菜，据说是夏季版，从前菜到甜品共24道菜，一桌菜供8-12人食用，价格记不清了，每人数百，数千吧。

那红楼梦菜里有简化版的茄鲞，主厨介绍说做法是用了4只鸡。有一道叫“翡翠羽衣”，就是宝玉二爷要“一道酸酸的凉菜”做出来的，主料居然是黄瓜。我推测下来就是一道做得像盆景一样的菜，感觉更像“翠堤春晓”这类。食材平平，就刀工十分了得。

有一道酒糟鸭信——适合夏天吃，不过《红楼梦》里出现这道菜时可是隆冬季节呢……另一道红楼梦菜叫红袍大虾——说是宝玉最爱吃的，可是翻遍《红楼梦》也找不到这道菜，书里出现的虾几乎都是做成虾丸烧汤的。

还有道红楼梦菜叫“刘姥姥戏鸽蛋”，这在《红楼梦》里倒是有，可是书里出现这道菜时可是秋天啊。

红楼梦中还有一道“老蚌怀玉珠”被宣传为：“曹公的拿手菜，用鲑鱼做的，请客时必须亲自下厨。”可是曹雪芹成年时已经落魄到举家喝粥的地步了，买得起吗？难道他去钓了鲑鱼，煮好了来请客吗？我读了《帝京岁时记胜》等书籍，里面从没有北京郊外产鲑鱼的记载。

还有其他的红楼梦菜嘛，无非是山珍海味，夏天吃也许会嫌油腻吧。红楼梦里还有一道如意糕，不知道在哪里看到，应该也是冬天常吃的。

《红楼梦》出现的美食，精致，考究，既是有闲阶级奢华生活的体现，也有完整的红楼饮食文化的体系，富有雅兴。而眼下的红楼梦菜，模仿也就罢了，走样得厉害，似乎是用来骗没读过《红楼梦》的阔佬的。我觉得与其去吃山寨货，不如假期里自己照着《红楼梦》里的菜做，只要花了功夫，不至于走样太多，还会有几分乐趣呢。



清明前夕，我们一行二十人从上海出发，经昆明赴缅甸仰光。出机场正值下午三点，阳光热烈，潮热的微风，把我们一下子带入了亚热带雨林气候。我们的目的地是离仰光不远的掏江。这个不为大多数中国人熟悉的地方，承载着上世纪中叶那场战争的回忆，回响着无法消失的余音。

车停在了掏江的公路边。“到了。”华裔冯姐大声说：“在你们的右边。”隔窗望去，在广阔的田野中，几百根数层楼高的石柱一字排开，组成一道宏伟的长廊。长廊中部，由双人合抱的粗大石柱围成一个圆厅。圆厅顶部，花岗岩石板镶围而成的石冠雍容华贵。正对着圆厅，长廊前，一座方剑碑镶嵌着高大的十字架。在最靠近公路的一块花岗岩石壁上镌刻着这样一句话：“Their name liveth for evermore。”这里，就是“掏江二战盟军公墓”。

下车，走进长廊前后上万平方米的园地，绿色满院。鲜花簇拥着无数个石坛，每个石坛上铺放着一块黑色大理石，每块上面刻着一个不为人知，却为人念的名字。这里，掩埋着27000名英国将士，记载着他们的籍贯，年龄和名字。要做到这一点，其实是很不容易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战争是残酷的，牺牲是难免的。但这一切灾难丝毫不能磨损生命的价值，丝毫不能减弱对生命的尊重。我在一块墓碑上

掏江的纪念

傅震

看到一对夫妇对儿子的怀念：“In memory of a loving son. Gone, but not forgotten.”我默默念道：“虽然远去，却永不忘怀。”

我们和这里的英魂虽不相识，但总感到有千丝万缕的牵挂。因为，在那场战争中有更多的中国人捐躯在这异国异乡中。我们得知，“中国远征军”这个当年威震东南亚的名字正在淡出人们的记忆。当年“十万青年，十万兵”还找不到安魂息神的角落。在缅甸没有一处像样的远征军纪念馆。面对直指蓝天的方剑碑，我凄然泪下，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禁想起陆游《病起书怀》的四句话：“病骨支离纱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盖棺定论，入土为安，是中国人人人生观中的一件大事。一方面，结论未下，殄事不举，不吉。另一方面，魂无归处，墓无实地，更是人生大忌。我们的抗日英烈不该遭此大忌啊。他们应该和英军将士一样，拥有自己安魂的归宿，每年受到人们的祭拜和缅怀。冯姐告诉我们，情况正在慢慢好起来，中国政府这几年开始重视远征军的遗留问题了。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政府还向远征军老战士颁发纪念章，墓地也在规划新建中。

第二天，冯姐所说的便在远征军老战士刘大江

何处，在，松梅石碑人心中。我们总该为远征将士做些什么。因此，清明时节，写此小文。好在离开缅甸的当天，当地华人报刊刊版刊登缅甸第一个中国远征军纪念馆在仁安羌落成，安葬了600位中国将士。好事开头了，中国将近十万名远征军的英烈归家安魂有望了。诞生生命不容易，为国逝去的更不容遗忘。中国人创造清明这个重大节日，就是为了追怀故人，寄托思念，崇尚人格尊重，延续生命价值。我们相约，明年清明去缅甸祭拜我们自己将士的陵园。

一个小小的创意也常常会给人带来极大的惊喜，今年春节，我收到了一位好友寄来的贺卡，拆开一看，里面居然夹着一张电脑合成的“奖状”。普通的A4纸上敷以简洁素雅的数字，上面很潇洒地用钢笔写上我的名字，称我荣获“最丑外貌奖”，因有“特发此证，以资留念”，落款是“快乐人生组委会”。

刹那间，一股欢乐的气息扑面而来，我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快乐是不分相貌和年龄的。有一次到幼儿园去，孩子们正在做着猜谜唱歌的游戏。有的猜着了便过关，有的猜不着就唱首歌，但最后，他们都可以到老师那儿领取一枚枚五颜六色的五角星，随后贴在自己的画本上、玩具上、衣服上。那一刻，孩子们个个兴奋异常，一双双无邪的眼睛格外晶亮。

大人们的世界当然现实得多。如今，各式各样的比赛可谓层出不穷，打开报纸电视，没有一天是少了赛事新闻的。体育、唱歌、舞蹈、烹饪……东边日出西边雨，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不过，赛事和奖牌再多，在芸芸众生面前，毕竟只是杯水车薪，更多的平头百姓往往一年到头，甚至一辈子也得不到一个奖。他们辛勤劳作着，努力打拼着，却时而顺达时而困顿，常常陷于疲惫和烦恼之中。

那么，何不给自己发个奖状呢？可以仿照正版的模式，制作一张像我朋友寄来的贺卡式的嘉奖令，快乐一下；也可以如孩子们似的天真一番，只贴上一枚五角星的“印章”，便似收获了满园的芳香；更可以随利用一些代用品，比如一张普通的工勤卡或者一份例行的小结报告，也都能派上用场。虽然它们没能让你获得优秀称号，但你可以把它们视为一张“平安是福”的奖状。一年到头，能够天天“平平安安上班，顺顺利利回家”，难道不是一份最好的奖项？

我有一个熟悉的业余作者就抱着这样的心态，实现了“出一本书”的计划——去年退休后，他一时闲得慌，于是就把以前写的零零碎碎的习作整理了一下，从中挑选出50篇来，有发表过的，也有从未露过脸的，随后经过仔细修改，再自己动手打印，装订成册。一共20本，除了留下两本外，其余的都赠送给了最要好的朋友。“只是花去了一些纸张费，就算闹着玩吧！”当他把这本名为《红叶》的书递到我手里时，我不由得连声赞叹！

这个社会可能亏待你，但你不能亏待了自己。给自己发个奖状，甚至只说一句鼓励话，“你很棒，我也不赖”，春风和阳光就会吹洒到你的心房。

给自己发个奖状

赵荣发



声远

(中国画)

卢金德

《小王子》里，狐狸说：对你驯养过的东西，你永远负有责任。是的，从小我就特别偏爱栽培野生兰花，在法国巴黎，栽种野生兰花并不容易，巴黎的气候是温带海洋性气候，冬天温度不能满足兰花所需，而我尽我所能的收集野生兰花，并给他们建造小温室，创造适宜生存的环境。我想将野生兰栽培和发扬就是我的责任。新民晚报首届上海国际兰展给了我这个机会。

就在来上海的前一周，我参观了法国巴黎植物园的兰花展。那次兰展在950平方米的温室里展出了150多种兰花。这些兰花是由3位兰花种植者共同引种和布置的。在法国，这已实属不易。那时我不禁赞叹，太特别了，它让我们好像在梦中一般，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在旅行，在非常遥远的充满

异国风情的地方旅行。上海国际兰展将我的梦境变为更梦幻的现实。辰山植物园的三个展览温室是亚洲最大的温室群。我受邀制作景观布置的位置是三座温室中面积最大的热带花果馆，总面积达5521平方米。此次兰展展出800余种兰花，近3万株兰花布置于展览温室各处，这个规模非常大。回想刚到辰山植物园的第一天，我为兰展做景观布置的时候，好像在作画一样，兰花的选择取决于我们准备的品种，也和我们想要创作的整体画面以及我们想要讲述的故事有关。兰展倡导的是“品质兰花，品味上海”。热带花果馆作为11个国家参展的国际馆，景观主题是“兰之乐章”。我在法国时，就已收到组委会出的“题目”，

要求我制作符合展馆主题的景观布置30平方米。为此，我在法国特意准备了许多我栽培的野生兰花，空运到上海，希望能为上海市民展现兰花的野趣和亲和。兰展的竞赛环节完全按照世界兰展的规则进行。除了我参加的景观布置比赛外，还有组合盆花比赛和个体比赛，在个体比赛中还增加了叶艺及国兰组。这个比赛组别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充满疑惑的我从工作人员那里得知，中国的兰文化历史悠久，自古就有“兰乃王者之香”的讲法。品性高洁的中国文人将兰花比作君子，作为一个国家品质的象征。国兰在中国赏兰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明白了这些之后，我顿时觉得叶艺及国兰组的设置是此次兰展个体比赛环节的点睛之笔，这是其他实际兰展所没有的，符合中国国情，品位高雅。兰展开幕后，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他们频频用手中的相机和画笔记录下兰花的婀娜与娇媚。参与兰展的过程中，我不仅认识了许多可亲的中国朋友，更难得的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兰花爱好者深入交流。我对面的西班牙团队给我印象最深，他们在晚上游客走了以后会一边随着爵士乐唱歌，一边布置景观，似乎比我这个法国人还要浪漫热情。“婀娜花姿碧叶长，风来难隐谷中香。不因勿取堪为佩，纵使无人亦自芳。”我想这是我在中国学到的关于兰花最美的诗了，兰展还在继续，我却要回法国了，我想用这首诗结束此次辰山兰之旅，并向中国的国兰致敬！

兰花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请看明日本栏。

兰之恋